

# 靠近孩子的心， 傾聽他們的悲傷



悲傷只能放在心裡，沒有人能參與，也沒有人能理解的孤單孩子。

為喪親的孩子開啓一扇  
能表達悲傷的窗，  
他們的悲傷證明了他們正  
參與在他們的生命中。

文·圖／蘇絢慧

**對** 說，大部分的父母、成人來說，孩子往往代表著希望，代表著寶貴與擁有盼望的生命。我們都希望每一個孩子都能在穩定又安全的環境中成長，在一個幸福又快樂的家庭學習人生。但，在從事社會福利服務工作的過程中，特別是在醫療機構的單位中，我免不了的要遇見許多的孩子在小小的年紀時便要遭遇人生的風雲變色，面臨失去摯親、失去依靠的景況。他們像是活在快樂天堂的孩子，卻突然的被折斷羽翼，從天空失速墜落下而驚慌、傷心、疑惑與憤怒。

但令我不捨與心疼的不只如此，當我看見一個個提早承受了殘忍的命運的孩子，似乎不只被幸福

遺棄，還得經歷社會與周圍大人對他們的漠然、不理解與忽視，只因為社會總認為「他們是小孩，不會了解的，不用說太多」。

在工作的過程中，我體會到的是，對許多成人來說，死亡也是驚悚且難以面對與接受的事件，自己的悲傷都潰堤了，如何能有多餘的力量和心思放在幼小的孩童身上呢？即使，想關心孩子，想和孩子談，又怎能忍心的與孩子談論呢？

我當然也被死亡驚嚇過，我也體會過死亡帶來的毀滅與傷痛。只是，我能更進一步的關心孩子在死亡事件當中究竟經驗了什麼。因為，當遭遇死亡風暴席捲生命時，我正好是個孩子。我深刻知道幼小時失去摯親、家庭驟變與生活混亂的各種複雜情緒是什麼，也知道現實生活的困難與考驗，更知道當心受傷時，卻無人理解、無人關心的孤單感覺。

所以，當我在工作中遇到喪親的孩子，我總是多了一份力量想去關心、去傾聽與靠近他們。我想，過去那些自己承受過的痛苦經歷，若只是白白承受，卻無法成為關心別人與理解別人的力量，這些苦痛的發生又有什麼意義呢？我深深的相信，這是我的重要工作；陪伴遭遇喪親的人，在歷經生活失序、生命意義崩解時，能夠獲得心靈的療癒，重新再回到自己的生命中，看見生命的意義。

我也希望能分享這樣的經驗。每個人生命裡都會遇見分離與死亡，在我們身邊也可能正有孩子在承受喪親的悲慟與哀傷，若我們或多或少有一些方法能靠近孩子的心、聽懂孩子的心，他們雖在殘忍的現實中，卻也能感受到生命仍有力量與溫暖。

## 敏感脆弱的小小心靈需要溫暖的 關懷與擁抱

靠近他們的方法真的很多，只要能讓孩子樂於參與的，能協助孩子表達的，能幫忙孩子澄清疑惑的方法，都值得一試。而這些方法，不是只是讓大人自顧自的表達自己想告訴孩子的生命道理或死亡教育而已。很重要的，這些方法，要能幫助我們傾聽孩子的心靈世界，也要能幫助我們敏感洞察他們的想法與感受，如此才有意義。

這些方法包括繪畫、繪本閱讀、說故事、戲劇（角色扮演）、玩偶劇、遊戲，各式各樣兼具創意與可以吸引孩子注意力的方法都可以。

我特別喜歡用繪畫，因為繪畫是最原始的語言，當我們還不會書寫文字時，繪畫是表達自我最好的方法。當孩子還不具有足夠能表達他們心情與感受的文字能力時，他們的畫就等同於他們的話。

阿宏就是用他的畫讓我清楚看見他孤單寂寞的心。

那天，我和他約好在辦公室見面，我們打算一起畫畫。

因為放暑假，所以阿宏在病房陪爸爸幾個星期了。他的爸爸因為癌症的病情不樂觀而住進病房。爸爸患病已經七年了，但沒有一年像今年一樣，住進了一個特別的病房——安寧病房。阿宏當然不明白安寧病房是什麼病房，他只是覺得這個病房很好玩，有遊戲室、有花園，爸爸病房裡面，還可以看卡通。

不過他是不是真的為了玩才這麼勤快的來病房？我想恐怕不是，而是擔心見不到爸爸，以玩做藉口好來陪爸爸的。



好好的道別，能幫助我們的悲傷復原的較好。

他的畫是這麼告訴我的。

那張畫，中間是棟房子，有五層樓高，他們家正是住著這樣的公寓。房子的左邊，阿宏畫著一個大人與一個小孩，都穿著橘色衣服。在房子的另一邊（右邊），也有一個大人和小孩，都穿著藍色衣服。不一樣的不只是衣服的颜色，還有藍色衣服的小孩是躺臥在路邊的。

我問阿宏，怎麼這邊兩個穿橘色？那邊兩個穿藍色呢？

他幽幽的說：因為阿弟和媽媽是一國的，我和爸爸是一國的。

我吃一驚，原來阿宏的心中是這麼看家人之間關係的，這也呈現了，阿宏心裡的依附關係都建立在爸爸這邊。

我又接著問：如果阿宏和爸爸是一國的，為什麼阿宏沒有和爸爸站在一起呢？

他的神情更落寞了，小小聲的說了一句：因為……我很寂寞，所以一個人躺在路邊。

我楞了一下，隨即感到一陣心痛，因為我知道阿宏的寂寞來自哪裡，我也知道阿宏的心有多孤單與多悲傷。我看著阿宏，謹慎的說：阿宏，你知道爸爸的病不會好了，對不對？

他點了頭，卻很快的轉換態度，喊著說：不能說，不能說，媽媽說不能說……



歡喜與悲傷都能使生命開出不同姿態的花朵。

我問：不能說什麼？

他回答：不能說爸爸的事，媽媽會難過傷心……

他丟下畫筆畫紙對我說：我的悲傷只能放在我心裡。

我聽了心揪在一起，那是心疼的感覺。我對他說：阿姨可以聽你說，你想說的時候可以跟我說好嗎？這樣沒有什麼不對的，阿姨知道

你的難過和孤單的。

他沒有應答我就跑開了，似乎非常篤定不對人再談他的難過與悲傷。

後來，我才知道，阿宏因為常常看到媽媽哭泣，看見媽媽借酒澆愁，他不希望再提到會令媽媽難過的事，但也因為這樣，他選擇犧牲發洩自己的孤單與悲傷，也不讓人來照顧他失去爸爸的傷痛。

### 家庭與社會文化是影響悲傷復原的重要關鍵

我知道這樣的孩子多需要人們積極的關心，他的家庭也需要社會積極的協助，我安排了許多社會資源進入，讓他們能勉強在困境中重新開始生活，但我想這生命早期的失落與傷痛，並非如外人所期待一般的迅速消失。在阿宏成長的歷程裡，每個階段，他和媽媽、弟弟仍是得遇到許多難以避免的難關與挑戰。

因為和阿宏的生命相遇，我領悟了一件事：如果我們幫助一個喪親的孩子與喪親的家庭只在他們遭受喪親那段時間而已，是不夠的，因為悲傷有時候會延宕，有時會改裝，有時會暫時隱藏。當這樣的孩子與家庭回到社區中、學校中、社會中，和他們相遇的人們卻不



【延伸閱讀】

《請容許我悲傷》

蘇絢慧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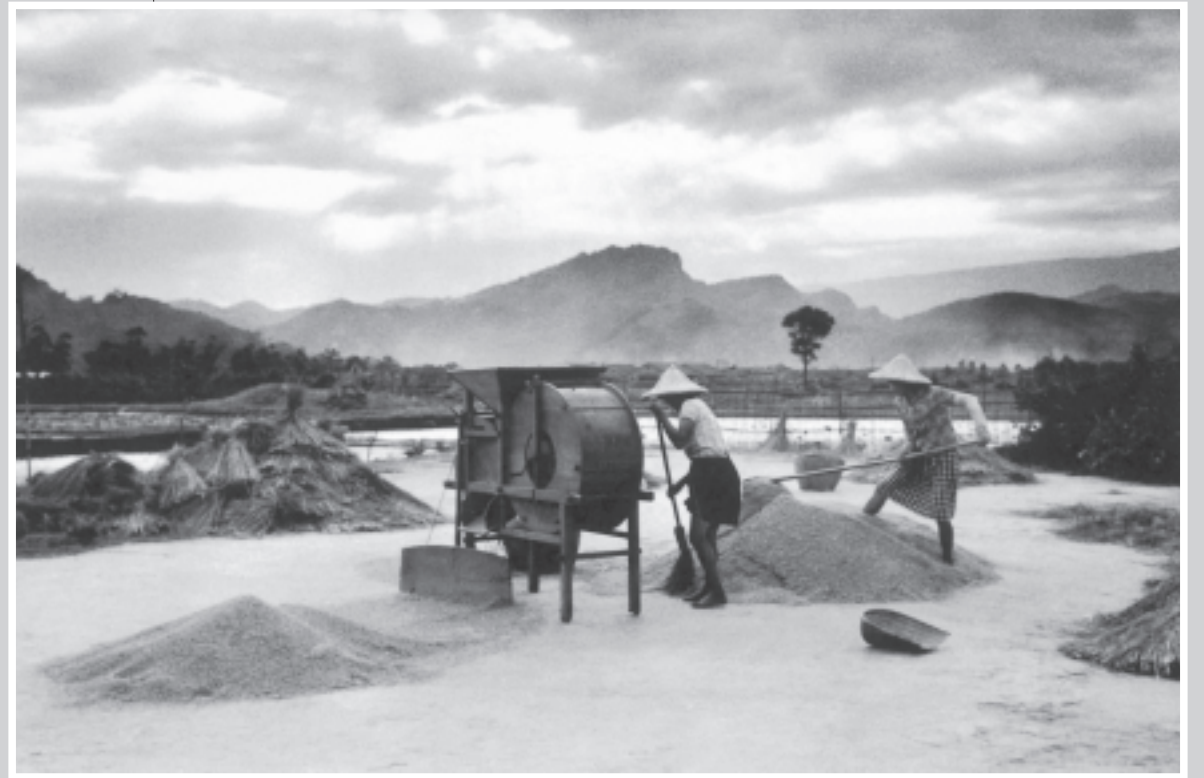
張老師文化出版。

能允許他們的悲傷，也不知如何面對他們的悲傷，更遑論理解他們與協助他們，那麼他們內在見不得光、透不了氣的悲傷只能繼續發酵成更大更難以處理的心理陰影與傷口了。

其實，不只阿宏的故事，還有許多孩子的故事，都一直提醒我，悲傷是真實存在於人間的，即使多麼不願意，但每一天，都有孩子失去了他們的父親或母親；都有孩子被迫一夜長大成爲小大人，學習只能倚靠自己。

但無論他們是多堅強，多勇敢，多成熟又懂事，我相信他們心裡其實都渴望溫暖的呵護與安全的擁抱。如果我們能將心比心，感其所感、知其所感，我們就不會輕易的忽略那些正在經歷生離死別悲傷的孩子。從我接觸臨終病人與遺族的經驗，我發現真正傷害人的不一定是死亡本身，往往更是因為周圍的人不知如何善待悲傷與容許悲傷的存在，而做出的許多傷害言語與行爲。傾聽臨終病人的心與傾聽遺族們的心，都需要不同的頻道，因為他們有著和常態生活下的人不同的語言，唯有具備這些不同的頻道，我們才能真的聽懂、真的理解他們的心與他們的世界。

涯



曬穀（1964·五堵）  
攝影／翁庭華